

昨天下午李木源居士來看我，告訴我一樁事情，最近他有兩個熟人，因為幣值的貶值、股票的下跌，跳樓自殺了，從二十六層樓上跳下來自殺了，他們家人找木源幫他辦理喪事。他說他這個朋友，他的財產在外面投資股票、投資房地產，在新加坡、在馬來西亞大概資產有一千多萬，因為這個風波，一直幣值往下跌，往下貶，算算大概現在只剩下三百多萬，跳樓自殺了。三百多萬還可以活得下去，何必？真是人為財死，看不開。他的家人都還不錯，都勸他不要把這個掛在心上，他放不下。

類似這個事情我們時有所聞，這是現前這個時代的現相，我們要瞭解，要把它看清楚，所有一切的禍端都是發生在貪瞋痴上，如果自殺就能保全你的財富，那個自殺還值得，可是自殺不能保存。所以在這個世間，印光大師的指示就是正確的了，一定要給社會大眾講明因果的道理。一個人在一生當中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爭不來的，你命裡頭有多少財富丟都丟不掉，命裡頭沒有的你保都保不住，這個道理要懂得。倒閉之後還剩三百萬，這個世間沒有三百萬活得快快樂樂的人很多，有幾個人今天有三百萬的財產？不多！這都是不知道事實真相犯下的過失。自殺那個果報很慘！凡是自殺的都還要找替身，找不到替身，他連輪迴的資格都沒有了，要做那些孤魂野鬼，流到這一道去了，這個要明瞭。另外一個，操縱經濟，害多少人，害多少國家，自己得到什麼？將來的果報不堪設想，實在講是得不償失。整個問題的總結就是貪瞋痴，最嚴重的三毒煩惱。

佛法救度一切眾生，用什麼方法？說明這個道理，說明事實真

相，勸一切眾生息滅貪瞋痴。能把貪瞋痴逐漸的減少，這是賢人，能將貪瞋痴斷除，那是聖人。聖賢的學問、聖賢的功夫無他，就是息滅貪瞋痴，勤修戒定慧。凡人愚痴，聖賢有智慧。凡人縱然貪得了，也沒有樂，他有一千萬，有一千萬還想一億萬，有一億萬還想十億萬，那個貪心永遠沒有止境的，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他沒有樂！我們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不要看他住的是豪華的大房子，出門坐的是名牌轎車，你看他那個架式，好像炫耀到不可一世，但是我們看得很清楚，他苦不堪言！他的生活並沒有那些窮人、天天上班趕巴士的，並不見得有他自在，並不見得有他快樂，這是事實真相。世出世間的聖人都教給我們「知足常樂」，人活在世間短短數十寒暑，要活得快樂，活得自在，那就叫幸福。

為什麼那麼愚痴，活得那麼痛苦？造作這些罪業？末後的果報在三途，三途就太淒慘了。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現相，聽到這些事情，提醒我們高度的警覺，我們要求智慧，要求清淨心，然後去幫助這些苦難的人。這些苦難的人，一般人看起來好像他們身很健康，照顧很周到，心有病；凡是有心病的，說老實話，那個身體健康也是假的，也不是個實在的。我們瞭解這個時代一切眾生病痛、苦難在哪裡，然後才知道對症下藥，而《無量壽經》確確實實能幫助這些人，這部經典裡面已經將這個社會的狀況、社會的病態、救濟的方法都說明了。

世間人把佛經看作宗教的典籍，所以排斥，不願意接受，我們可以告訴他，不信佛教的人，或者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，跟他說：你不必把它當作宗教書來看，你把它當作解決現前社會問題的資料來讀，你能得到益處。確確實實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，這個裡面說了許多道理，也說了許多方法，這個道理、方法非常管用。能從這個觀點，他就會接受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就會認真的去研學了，對他

們的幫助就大了，不但現前得利益，往後的利益更不可思議。這個對我們來講，這是觀機，說法要契機、要契理，我們認清現在這個社會現象，社會的病態，然後講東西才契機。

這個經要講的好，根本是在修持。修持的總原則，與道相應就是佛法，與道不相應就是魔法，不是佛就是魔。魔就是煩惱，魔就是折磨，諸位如果讀佛經，讀古時候的版本，或者諸位在博物館、圖書館裡面看到唐人的寫經，唐宋以前人寫的那個經卷，那個時候沒有印刷術，你看看從前那個經典上的磨字是折磨的「磨」，那下面是個石頭，折磨的磨。把那個石頭去掉換成一個鬼，我們現在都用這個「魔」字了，相傳這個字是梁武帝發明的，以前沒有這個字，傳說是梁武帝覺得折磨太痛苦了，太恐怖了，就像鬼一樣，所以把它換了一下。佛法傳到中國來這麼多年，翻譯造了很多新字，我們中國字彙不夠用，為了翻譯的時候造了很多新字，所以魔鬼的魔也是佛教裡面造的，中國古籍裡頭沒有這個字。所以魔的本義是折磨、是痛苦、是煩惱。

如果說得更具體一點，與道相應，道就是戒定慧，魔就是貪瞋痴，凡是起心動念，言語造作，這都是行。動作是身之行，言語是口業，口行，起心動念是意行，行為再多也不出這三大類，所以身語意三業。三業與戒定慧相應的，這就是與道相應，這就是聖賢，就是佛菩薩；如果三業行為與貪瞋痴慢相應，這就是魔，魔就要受罪。可是在這個世間非常奇怪，喜歡受折磨的人還特別多，你說怪不怪？天天搞貪瞋痴，搞得不亦樂乎，這是怪現象！戒定慧裡面這個樂趣他體會不到，他只知道貪瞋痴裡面的樂；貪瞋痴裡面的樂，就好像現在人所講的吸毒之樂，那是那個樂，那個樂後頭是要命的！

戒定慧之樂那是真正的樂，我們佛法裡面叫法喜充滿，法喜充

滿是你的三業與戒定慧相應，這個裡頭的意思有淺有深。淺深可以用五乘來說，人天與戒定慧相應淺，聲聞、緣覺就比較深，菩薩就更深，到如來果地這才是究竟圓滿。戒定慧是性德，自性裡面本具的德能，自性、德能無量無邊，無量無邊的性德歸納為戒定慧三類，所以一分相應就有一分受用，十分相應就有十分受用，這是修行的真實功夫，你修持有功夫，講出來才有真味。如果只能說不能行，說得再好，那個味不純，濃度不夠，沒有餘味，聽完了離開講堂，就沒有了，攝受力很弱。如果你自己有定慧的功夫，你講出來的時候味道就不一樣，讓聽眾久久心裡頭還有餘味，這個攝受力強，道理在此地，所以一定要真修。

修行的原則，實在講就是看破、放下，時時保持自己的清淨平等覺，清淨平等覺就是戒定慧三學，保持就是相應，清淨是戒學，平等是定學，覺是慧學，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就是說的這三樁事情。所以我們一般社會人認為佛教是迷信，排斥，不肯接受，學佛的人學學其他的宗派，而認為這是淨土宗的典籍，不屑一顧，這都是有成見，都是自己障礙。我們不把它看作宗教，也不把它看作淨土，把它看作解決現前問題的資料來看，這也是實在的，這不是假的，確實幫助我們解決問題，是一份非常好的參考資料。我相信你們諸位同學在此地三個多月了，聽了我這個話會有同感，你們對這個經稍稍深入了，明白裡面的狀況，一部經展開，實在講是瀏覽一遍，幾個小時、幾天的研究是決定不夠的，一定要深入，經裡頭跟我們講的「深解義趣」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初學，特別是現代人，現代人毛病是沒有耐心，無論學什麼東西，現在講究科學的精神，都希望快速，加速度。這種觀念、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，但是必須要曉得，並不是樣樣事情都可以用這個原則能辦到，如果不明其理，單單在方法上加速度去做，那正

所謂是「欲速則不達」。有一個快速求成的心，這個心就是一個妄念，如果修道，道業建在妄念的基礎上，諸位想想，他會有什麼成就？所以中國古時候，儒家、佛家教人緩慢、穩重，平時要修養穩重，樣樣都緩慢，但是辦事敏捷。你看佛門形容，一個修道的人，無論在家出家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哪有急躁的現象？但是辦事動作敏捷，絕不遲緩，不是在辦事的時候，非常穩重，舉止緩慢。

諸位如果讀曾國藩先生的家書、家訓，你看他對待他的子弟的要求，樣樣都是教他慢，說話要慢，動作要慢，學穩重，這個觀念跟現代人觀念是完全相反的。所以從前小孩出去，小大人，雖然很小，一舉一動很有規矩，所以跟西方小孩一比，西方小孩活潑，中國這些小孩出去像老人，各有各的長處。這個小大人有德行、有智慧、有定，要講起真實的智慧、德能，那外國人真的比不上中國人。外國人今天在此地，在世界上能夠出人頭地是靠科技，科技中國有沒有？中國有，中國不要，為什麼不要？副作用太大。

如果中國要講求科技，那中國在漢朝時候就開始了，很多基本的發明在那個時候都有了，我們在典籍上看到的時候，漢朝人就已經造那種滑翔機，就在學飛了；你看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，機械化的運輸，動力，用機械化。雖然那個時候是很幼稚的，記載一天只能行三十里，但是人家三十里是機械化，它不是靠人力，不是靠畜生拉車，那已經就很了不起了。為什麼諸葛亮死了之後，把這套技術全部把它消滅了，不流傳給後世，這是智慧！如果那個時候就拼命在科技上發展，這個世界早完蛋了，可能這個地球早就煙消雲散了。所以中國人有智慧，對於歷史負責任，知道這個東西雖然是有利，但是弊多過利。

今天西方科技發達，帶來的是什麼？物質生活上面不錯，是有

些便利，人心惶惶，你今天問問，你走遍全世界你去打聽一下，調查一下，你的生活有沒有安全感？沒有，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，沒有安全感，這算什麼？現在人過的是什麼日子，跟畜生有沒有兩樣。你看中國古代的人，人家那個生活是生活在詩情畫意裡頭，不管是貧富貴賤，都生活在詩情畫意裡頭，那是真正的人生，高度藝術的生活。現在是什麼？現在講藝術，有名無實，從前是真的，沒有這個藝術的名詞，想想那是真正高度藝術的生活，誰能體會得到？現在跟人家講也不懂，無法體會。

所以科技文明的發達，帶給人類不是真正的福祉，一定要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，精神生活的淵源就是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通達因緣果報的事實。這種學問中國有，沒有佛法講得這麼透徹，沒有佛法講得這麼清楚，中國古人也講，所以佛法到中國來之後，被中國朝野熱烈歡迎，有它的道理，我們的想法、看法非常接近，它比我們講得更清楚。也就是說，佛法這一門東西傳到中國來，中國人識貨，這是佛法在中國能夠生根、茁壯、開花、結果。

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雖然今天舉世之人都迷於五欲六塵，貪瞋痴三毒是幾何級數的在增長，我們的力量非常薄弱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為什麼這樣做？我們應該這麼做法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這是佛在經上講的，只要全心全力去做，皆是圓滿功德。我們全心全力去做了，共業當中有別業，他有他們的果報，我們有我們的果報，我們認真努力去做會影響他們，力量再薄弱還是有影響。中國古老的預言常說「物極必反」，近代的人，二次大戰以來，深深體會到戰爭的痛苦，所以現在全世界人都反戰，不願意打仗，這是戰爭受到了限制。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，相距只有二十年，二次大戰之後到今天，差不多半個世紀了，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，原因就是人民深受戰爭的痛苦，厭惡戰爭，不想戰爭，想發動戰爭的

人也受了人民這種限制，壓制他。

可是取而代之的是經濟，經濟是個禍害，不亞於戰爭，從什麼來的？從人的貪心來的，這個禍害不會在戰爭之下，一般人還沒有能普遍的受到，但是現在已經漸漸受到了。這次經濟的風波，我看會影響到全世界，也是現代一些人所謂是經濟戰爭，經濟侵略，這一種手段再厲害，如果這個地區的人沒有貪瞋痴，勤修戒定慧，這個經濟就對他毫無影響。所以戰爭的動力是仇視、敵對，從瞋裡面發出來的，經濟侵略是從貪裡頭生的，都離不開三毒。三毒煩惱要斷了，這些禍害全都沒有了，全都消滅了。

一個人一生種種的享受，決定不是貪得的，哪有這種道理！從這個地方我們想到，印光大師一生極力的提倡《了凡四訓》、提倡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有道理，這正是經中所講的真實之慧，「惠以真實之利」，讓人明瞭事實真相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你一生有多少財富，不是你貪得來的，不是你用什麼手段得來的，你前生所修積的，你用貪瞋不正當的手段去獲得，還是你命裡有的，你命裡沒有你就得不到，那麼何必用這些手段？你不用這些手段，可能來的晚一點，二年、三年之後你才發財；你用這些手段，把它提前二、三年，提前二、三年，早一點得到了。有沒有好處？好像很好，可是你再想，你壽命也提前結束了，你本來可以活到一百歲，現在活七十歲就完了，你就花光了，這是不明理，這是愚痴！

儒、佛都教我們節儉、惜福，現在人鼓勵人消費，鼓勵浪費，把福報趕快把它消光。福報盡了，人的壽命就沒有了，雖有壽命沒有福了，叫「祿盡人亡」，那個不是壽終正寢，不是的，他一生的福報提早用完了，所以他的壽命也就提早結束了。這些道理，這些事實真相，誰知道？誰為大家來講解、來說明？這就是《了凡四訓

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一定要大力提倡，真的能挽救現前的社會。

我在二十年前，一九七七年，發現印祖這種做法，想想有道理，二十年之後在今天來看，更有道理，這個事實是愈來愈明顯；換句話說，社會對這個三樣東西迫切的需要。人真的明白這個道理，瞭解事實真相，他心平靜了，平靜的心再讓他修淨土，那就快速了，功夫就很容易得力。今天念佛的人很多，常常聽說功夫不得力，煩惱還是一大堆，原因都在此地。所以這個三種書我們不能不讀，平常都要放在案頭，沒有事情的時候翻翻，檢點檢點自己的身心、行為。

《了凡四訓》要多讀，我常講讀幾遍、聽幾遍沒用處，我教人的方法，必須繼續不斷每天讀，把它讀滿三百遍，我對於一個新學的同學我是這麼教法的。為什麼教你一口氣念三百遍？你才會有印象，你才會有體悟，能夠領悟，才得受用。沒有三百遍的薰習，念了，說起來，我懂得了，但是境界現前的時候自己依舊做不了主，沒用，這個道理是你入得不夠深刻。我們學講經也是這個道理，我們看到許許多多學講經的人，學的時候是不錯，但是過個二、三年之後就完了，原因在哪裡？他入的不夠深刻。

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經，李老師那時候開的班，我們班上同學三十幾個人，現在講經的剩兩個人，其他都沒有了。什麼原因？入得不夠深，李老師對我們要求是五年，五年一門深入，守他的規矩，決定不能改變。我用他的這個方法，深深感覺到得利益了，因為一門你心是定的，心是清淨的，清淨心生智慧。李老師要求我五年，我自己又加五年，我向老師報告：好，這個方法好，我繼續再用五年，我守這個規矩十年。十年實在講，裡頭最重要的，不夾雜，這是最重要的一條，不懷疑、不夾雜，對老師的教導決定不懷疑，



知道這是真實的利益，慈悲的教誨，守住十年，十年之後就有效果，這個效果是在講台上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，十年。所以說一上講台就想到這個地步，那是做不到的，這是要累積，要修持、要經驗、要觀摩，種種的累積才能夠達得到。

你們現在都很年輕，十年對你們來說不是難事。我跟李炳老的時候是三十歲，十年是四十歲，我的殊勝之處就是講經的時間、機會很多，一個星期最少講三次，那個太少了，那是很短的時間；差不多一般我講經的時間，一個星期都是五次、六次，幾十年，每個星期都有五、六次，所以這麼長的時間來磨練。曾經當中大概有個三年的時間，三年當中一個星期有三十幾堂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統統有，好熱鬧，那時年輕，有精神、有體力。我剛剛到美國那一年，八二年、八三年、八四年，這個三年在美國，差不多每個星期九個小時，上午講三個小時，下午講三個小時，晚上講三個小時，真有體力，有精神；在美國講是站著講，聽的人是坐著聽，我有這個精神，應付得了。所以講台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之多，這才能磨練得出來。

所以你們諸位要學，保持一個星期決定不能少過一次，一個星期要少過一次的話就很難繼續了，會中斷掉，一個星期至少要講一次，自己要找機會，作不請之友，不怕難為情。實在沒有地方，找居士家裡，居士比較認識的，好一點的，「我一個星期到你家去講一次」，找三、五個人來聽，就行，定一個時間，在每個星期幾到他家，能多找幾家更好。星期一在張家，星期二到李家，星期三到王家，這麼幹才能幹得出來，要找機會，講完之後請聽眾提供意見，幫助改進。所以要很喜歡講，這才行，才能夠練的出來。